

第九冊

卷之十二

藝文志

上

詔勅 奏議

文告 碑記

朔平府志

壬

平府志卷之十二

藝文志上

詔勅

奏議

文告

碑記

藝文標目始班孟堅漢書後之作志者因之而藝文之名與實類見於經傳正不自孟堅始孔子始於志道終於游藝藝固道之所存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實道之所寄自古以來經傳所載藝文多矣必其有合於道者乃可以信今而傳後茲編所登或傳以事或傳以人或傳以地苟有關於典章政教惟其事不惟其人傳記誌銘惟其人不惟其官以其有

合於道也至若覽勝寄思對景寫情亦必本地風光
藉以點綴否則閒窓雜錄兀坐偶吟概徒闕焉爰首
列

御製詔勅次奏議詳告次傳記論序次行狀墓誌次箴銘
詩賦別爲序次如左

御製詔勅

國朝

世祖章皇帝諭招撫山西等處應襲恭順侯吳惟華勅

順治元年

年來寇氛熾逞荼毒生靈近且禍及帝后我
大清國特起王師用殲逆寇茲已諭令臣庶哭臨收葬示

上尊謚安輯畿輔定鼎於茲永無遷徙百爾臣民各有
寧宇因念遠方未卽嚮風懷疑跼蹐特遣重臣昭宣德
意期於頓銷鋒鏑適用底康寧維三晉爲神京右臂西聯
秦省被賊蹂躪民不聊生亟宜相機撫輯爾卽馳往彼
處諭使歸順其無逆命者城內官員報來加級軍民商
賈各復其業仍將歸順地方卽取遵依陸續具報其各
府州縣經管錢糧戶口各鎮道衛所經管官兵馬羸及
夷漢兵丁各將原額及見存數目分項細察備造清冊
申報念時方多事文官以佐貳武職以中軍各代賁京
投遞如朱氏諸王宗室來歸者照舊恩養不加改削山
澤遺賢許所在官司從實報名以便徵聘起用其地方
官賢能夙著禦侮保民確有功績查實具聞破格優擢
如年力不堪闕茸貪婪應行更易者亦併奏奪其撫過
地方有缺將吏文官知府以上武官副將以上察有賢
能堪用卽行題補其餘悉聽爾酌量委用仍將用過職
名開報毋得濫及至於窮鄉下邑聲教不聞及頑梗無
知乘機嘯聚劫掠殃民爾卽知會地方官及領兵等官
多方解散如果不悛卽立擒首惡以正王章仍寬其脅

從使歸本業若有竊據城邑矯命雄行者當卽馳聞聲
罪致討必誅不宥一切招撫機宜勅內開載未盡者聽
爾便宜舉行爾受茲重任務殫厥心力區畫盡善予不
靳上賞以荅殊勲如悠忽悞事責有所歸爾其勉之故
論

勸善要言序 順治十二年

朕惟

天道至善卽以其善賦之下民故人之生無有不善其或
有不善者皆因內蔽於私欲外染於汚習至不能守其
初心遂悖乎天矣因人之存心行事不同是以

上天鑒察降以災祥其降祥者固以顯佑善人其不得已
而降災者亦以明戒下民使之改過而遷於善也從來
報應昭昭不爽詎不可畏哉古人原

天垂訓以教天下正論嘉言不一而足但文之深者或不
易通言之簡者又不能盡朕恭承

天命撫育萬方深念上之教世勸勉爲先人之立身爲善

最樂故取諸書之要者輯爲一編名曰勸善要言語不欲文期於明理詞不厭詳期於曉衆欲使賢愚同喻小大共知讀此書者當深思其義體之於身省之於心善者則益加勉而進於淳良以求吉慶其或無知而誤染於不善者尤當速改而歸於無過以免災戾庶幾不負上天好生之心而朕殷殷教化之意亦不虛矣凡我人民其敬勉之哉

牛戒彙抄序

順治十三年

人賴穀以生穀賴農以成農賴牛以耕是牛之爲物天特產之爲稼穡之資用以佐農養人者也牛旣竭力以養人人反殺牛以自養戕物命而違

天意是誠何心哉故禮重特殺律嚴私宰而齊宣不忍一牛孟子輿喜其足王誠以凡殺皆忍也而殺牛更慘凡戒殺皆不忍也而全牛更大惟全其大不忍者而舉斯加彼治天下運於掌上矣朕嘗巡行畿甸目睹耕牛之辛苦遂一轡不嘗憫此愚民多恣饕餮豈以人靈物蠢

可悍然而不恤乎左傳載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
三犧皆用之矣問之信然則仰刀就死之頃其殼觶涕
泣哀鳴乞命何異於人殺牛之人蠢然罔覺而謬以牛
無知深可嘆也朕翻閱諸書見有切戒食牛者嘉其合
理因錄以授梓用廣流傳而示勸導若云報應杳冥獨
不觀於書易乎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可謂
彰明較著矣夫殺牛則妨農農妨則穀乏穀乏則民飢
殃孰甚焉不殺牛則畜牧蕃而田疇治倉廩實而義理
興縱偶值水旱災荒而耕有余蓄民無死徙陶唐之繼
熙成周之太和皆可馴致所謂吉祥善事又孰踰於此
朕誠欲以自全其不忍者期天下共全其不忍正不止
於愛牛也因敘之以冠其端

聖祖仁皇帝諭禮部

康熙九年十月初九日

朕惟至治之世不專以法令爲務而以教化爲先其時
人心醇良風俗樸厚刑措不用比屋可封長治久安茂

登上理蓋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務末也近日風俗日敝人心不古囂陵成習僭濫多端狙詐之術日工獄訟之興靡已或豪富凌轢孤寒或劣紳武斷鄉曲或惡衿出入衙署或蠹棍詐害良善萑苻之劫掠時聞讐忿之殺傷疊見陷罹法網刑所必加誅之則無知可憫宥之則憲典難寬念茲刑辟之日繁良由導化之未善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緩刑化民成俗舉凡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樂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爲息誣告以全良善誠窩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讐忿以重身命等項作何訓迪勸導及作何責成內外文武該管各官督率舉行爾部詳察典制定議具奏特諭

日講四書解義序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

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卽萬世治統之所繫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後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書詩禮春秋而外而有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如日月之光昭於天岳瀆之流峙於地猗歟盛哉蓋有四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道傳有四子之書而後五經之道備四子之書得五經之精意而爲言者也孔子以生民未有之聖與列國君大夫及門弟子論政與學天德王道之全修已治人之要具在論語一書學庸皆孔子之傳而曾子子思獨得其宗明新止善家國天下之所以齊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九經達道之所以行也至於孟子繼往聖而開來學闢邪說以正人心性善仁義之旨著明於天下此聖賢訓辭詔後皆爲萬世生民而作也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矣歷代賢哲之君創業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講明斯道朕

紹

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問學命儒臣撰爲講義務使闡

發義理裨益政治同諸經史進講經歷寒暑罔敢間輟茲已告竣思與海內臣民共臻至治特命校刊用垂永

久爰製序言弁之簡首每念厚風俗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學術誠因此編之大義克先型之微言則以此爲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風之治庶幾進於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

諭殺虎口副將勅

康熙二十一年

茲命爾統領經制官兵駐劄殺虎口該管殺虎口利民路東路營北樓營偏關營老營營河保營水泉營汛地及所屬參遊等官察照定例管轄爾須操練兵馬振揚威武申明紀律撫恤士卒嚴明斥堠防遏奸宄修濬城池繕治器械額內兵丁須選補精強毋容積猾老弱糜餉本折兵餉聽該管衙門支給所部官兵必須嚴加鈐束秋毫無犯使兵民相安地方如有土寇竊發卽行撲勦勿致蔓延如遇寇警身先士卒戮力勦除不得延悞儻賊情重大卽申報大同總兵官發兵合勦毋使滋蔓隣壤有警星馳赴援不得自分彼此失悞機宜爾仍聽大同總兵官節制一應錢糧詞訟民事皆係有司職掌不得干預爾受茲委任當竭忠奮勇殲寇固圉斯稱厥

職如貪黷乖張畏縮玩寇地方土賊不撲勦復隱蔽不報國憲具存必罪不宥故勅

平定青海詔 康熙三十九年

朕君臨天下早夜孳孳勤求治理惟恐一夫不獲其所初未嘗有岐視中外輕事兵戎遠伐異域之事厄魯特噶爾丹向與七旗喀爾喀同奉職貢嗣因兩國交卸搆兵喀爾喀汗等爲所敗劬叩關內附噶爾丹乃借辭追擊闌入我邊境恣行狂逞朕屢頒勅諭令其悔罪自新而狡寇不知省悟益肆鴟張其逆謀叵測實有偏處近塞規伺中原之漸朕思此寇包藏禍心倘不卽行撲滅則異日必緣邊設防重滋民困何如及時聲討立靖根株於是昭告

天地

宗社躬統禁旅不憚勤勞三出塞外去年夏賊踞克魯倫河自度力不能抗倉皇宵遁朕親追至土喇河適西路大兵遮截其後擊敗之於昭木多賊勢大挫冬月復駐蹕鄂爾多斯收撫其降衆遏絕其外援而賊益困蹙

會所在刻下不可失遂以今年春西巡邊境從寧夏出塞遣發大兵兩路進勦而西海烏思臧人等皆先後輸忱自效哈密國人又俘獻噶爾丹之子於行在噶爾丹窮迫已極一聞大軍壓境計無復之隨阿察阿穆塔台地方飲藥自盡揆諸料敵成謀適相符合自此寇氛盡滌邊圉永安而朕爲民除害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亦可曉然共喻於天下臣民矣武功告成之會正太和殿鼎建工竣巍煥方新臨御伊始協氣集於九重觀瞻肅於萬國是用覃敷慶澤以上答郊廟社稷之靈下愜中外人心之望所有事宜開列於後於戲懋武功而敷文德聿臻熙皞之風建宸極而鞏皇圖永慶平成之治誕告中外咸使聞知

上諭諭知府

雍正元年正月初一日

國家親民之官莫先於守令蓋州縣官與民最親而知府又與州縣官最親凡州縣興利除弊之事皆於知府有專責焉是知府一官分寄督撫監司之耳目而爲州牧縣令之表率承流於上宣化於下所繫綦重矣漢宣

帝有曰太守吏民之本也又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兩漢循良稱盛而賢守尤多龔黃召杜諸人大都皆廉潔和平正身率屬以與民休養生息史稱其所居民富所去民思此皆彰明較著者也

皇考澄肅官方慎簡僚吏知府中有政績茂異聲名著聞者必加優眷數年之間卽膺殊擢所以鼓勵循良務令羣黎受福爾等蒙

皇考簡用之恩受國家民社之寄地方不甚遼遠則於民間之疾苦可以周知勢分不甚懸殊則於屬下之賢否可以洞悉爾果廉正自持屏絕賄賂則督撫監司必不致肆行需索而州牧縣令亦不敢恣意貪婪近聞州縣火耗任意加增罔知顧忌以小民之脂膏飽貪吏之豁壑由爾不能却遺金於暮夜又安能禁屬吏之濫征乎盤查倉庫必須覈實不可視爲故事乃或借盤查之名勒索餽遺是因盤查而虧空愈甚矣爾能時勤勸誡加以體恤則州縣可無虧空之虞能制節謹度淡泊是安則爾亦可免虧空之累勸農課桑以厚風俗禁戢強暴以

安善良平情聽斷以清獄訟皆爾職守之所當盡者至於督撫舉劾州縣必由爾之詳揭務須秉公持正勿涉偏私若善於逢迎者從而庇護薦拔之而端方恬靜之人反故爲摧抑下吏皆苟且營私以求容悅地方之事尚可問乎居官者每有初入仕途清操自矢漸登華要頓改初心旣知砥礪廉隅卽當始終一節更有巧於仕宦者人每謂其名實兼收朕最不解此語夫名者實之華果能潔已愛民奉公盡職此所謂實也治行稱首民歌輿頌此所謂名也實至而名隨之如本立而華茂焉若弋取虛譽爲名而以封殖多藏爲實此則小人之尤更甚於貪黷彰聞之輩矣朕纘承大統夙夜祇懼惟恐有負

皇考

付託之重深冀爾等各體此意精白乃心以古循良自勉若徇私納賄不能率屬愛民貽害地方蔑視憲典三尺具在朕不能爲爾等寬也特諭欽此

上諭諭知州知縣

雍正元年正月初一日

朕惟國家首重吏治爾州牧縣令乃親民之官吏治之
始基也貢賦獄訟爾實司之品秩雖卑職任綦重州縣
官賢則民先受其利州縣官不肖則民先受其害膺茲
任者當體朝廷惠養元元之意以愛民爲先務周察部
屋綏輯鄉里治行果有其實循卓自有其名非內聚賄
而外干譽謂之名實兼收也全省吏治如作室然督撫
其棟梁也司道其垣墉也州縣其基址也書云民惟邦
本本固邦寧夫所以固邦本者在吏治而吏治之本在
乎

皇考臨御六十一年灼知州縣之重特行引見咨詢明試至
詳至慎其有廉能之員每不次超擢以示鼓勵今海內
羣黎皆

皇考所懷保也朕膺

宗社重寄思繼

皇考之治功惟爾州縣諸臣具有父母斯民之責其爲朕立
之基址以固邦本焉誠能絜已奉公實心盡職一州一
縣之中興仁興讓教孝教忠物阜民安刑清訟簡朕將

升之朝宁用作股肱如或罔念民瘼恣意貪婪或股削肥家或濫刑逞虐或借刻以爲清或恃才而多事或諂媚上司以貪位或任縱胥吏以擾民或循私逞欲以上虧國帑王章具在豈爾貸歟更有任州縣時私肥已橐而漫云且俟顯要方立名節者其與初市清名晚而改操之人何以異哉至於錢糧關係尤重絲毫顆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沾一分之澤前有請暫加火耗抵補虧空帑項者

皇考示諭在廷不允其請爾諸臣共聞之矣今州縣火耗任意加增視爲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後斷宜禁止或被上司察核或被科道糾叅必從重治罪决不寬貸夫欲清虧空之源莫如節儉正直節儉則用無不足正直則上官不可干以私若賸小民之生以飽上官之貪欲冒不測之罪以快一時之奢侈豈砥礪廉隅爲民父母之道乎爾州縣等官其恪共乃職勿貽罪戾毋謂地遠官卑朕不及察其賢否也特諭欽此

上諭諭副將叅將遊擊等官

雍正元年正月初一日

朕惟國家兵制凡疆宇要地旣設提督總兵統率鎮守又設副將叅遊分列營伍遞相鈐轄蓋從古制兵有大帥必有偏裨所以宣揚威武協贊軍機收指臂之效奠磐石之安也爾等所屬地形有險易兵數有多寡各宜預定練兵之法親校騎射嚴試技勇簡拔驍銳更換老羸務令一營上卒人材雄健武藝精嫻又時教以行陣使之步伐進退井然有法日演月習氣壯心齊自成有制之師而無難折衝禦侮矣乃有不肖將弁不勤訓練按籍徒有虛名責效毫無實濟營伍廢弛爲害最大究其弊由於將弁之貪利而廢法一在冒虛糧而兵無實數一在尅月糧而兵有怨心上虧天家之糧餉下朘窮卒之脂膏身司戎務而不能廉正以服衆雖日示訓練之法誰爲之踴躍用命乎爾等遇有兵丁空缺卽選力勇技精者補足隊伍至於馬步各糧按期領給不得尅減分毫古之良將多以愛恤士卒克建膚功投醪挾纊之風爾等宜知嚮慕焉官軍之協守一方所以捍衛一方之百姓故曰設兵以衛民也防亂於未萌緝奸於已發俾居民安家樂業共享昇平自然受兵之利而不受